

双倍党费

老莫人如其姓,沉默寡言,只知道埋头做事,被人叫了几十年憨包。

在湘南,憨包就是傻子的同名词。不过,把时间之帘卷回四十年前,老莫二十出头时,可是长身玉立,剑眉朗目,一表人才。按现在的说法,帅哥一个。

后来他在部队开汽车,被石头砸伤腿,因公负伤落下终身残疾。退伍后他说不能给组织添麻烦,主动放弃组织分配的工作,拖着伤残的右腿回到村里当农民。村里人都笑他憨,说石头不是砸伤了他的腿,而是伤了他的脑子。

他的确有些憨劲,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身霜,当了四十多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,笔挺的腰佝偻了,脸上有了鱼网一样的皱纹。可每个月都有一天,老莫会起个大早,把脸刮得干干净净,再穿上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,把风纪扣和胸前的徽章整理得一丝不苟,板板正正。然后早来到村支部,郑重地把有零有整的74元钱双手交给负责的老会计。

老会计见惯了,笑笑说:“老莫,你每月要缴32元党费,又缴双倍?”老莫点点头,老会计收起笑脸,工工整整写上:莫有财,74元。老莫脸上一脸肃穆,然后一笔一画地签上自己的名字。如果村支书在场,一定客客气气地把老莫请到办公室,泡上一杯热茶,一起聊聊天。

村里多半是坑坑洼洼的山路。他的腿不方便,常常走得满头是汗。妻子心疼他,劝道:“腿不好,往后你就别亲自去了,让孩子替你缴。”平时沉默寡言的老莫一听,眉毛一下子竖了起来:“党费,要亲自缴。如果让别人替缴,那一定是有不得已的原因,我这点困难算什么!”

三年前,老莫患了一场重病,住在县医院。病中,他没能按期缴纳党费。两个月后,他能下床走几步活动筋骨了,便立即让儿子给他租了个车回村去缴党费。新上任的会计说:“您年纪这么大,又不当干部,党费晚缴几天也行。”

老莫听了,有些激动。不善言辞的他,那天字字都能蹦出火星来:“缴党费是党员的义务,一个党员怎么可以不尽义务呢?”说着他又补交了一份迟缴党费的情况说明,如数交纳了党费,还是双倍。

新会计不明就里,说:“老莫,你缴32元就行了。缴多了,别人不好看。”

老莫不动声色,说:“我就缴双倍的党费,交了多少年了,老会计没和你说过?”

新会计是个年轻人,想起老莫家里的一台电视机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“古董”,把嘴一撇,说:“老会计与我说了你要缴双倍。我就不明白了,你家里那个样子,还缴双倍的钱,好像就你先进的。”

想不到,平时憨包一样的老莫怒了,他一拍桌子:“年轻人,你这么说不高兴了。你知道这里边的事吗?”说着,两眼竟现出了泪花。

新会计被吓住了,急忙拉把椅子,说:“老莫叔,莫生气,我真不知道这里边的事。你讲给我听听吧。”

老莫擦擦眼:“几十年前,我还在部队当兵开汽车,比你这个小年轻牛多了。那天我跟着班长去执行夜间运输任务,暴雨冲毁了山路。我和班长正在抢修道路,山上一块大石头滚落下来。我低头干活没有发现,一旁的班长冲过来,一把将我推开。那块大石头只是砸伤了我的右腿,却砸中了班长。他临终前说,小莫,记住,为我缴党费。班长受伤太重,话没说完就牺牲了。我是和班长一起的党,班长是为救我而牺牲的,让我替他缴党费,没说缴到什么时候,我就要一直替他缴下去……”

这时,村支书正巧来到,他拉住老莫的手,说:“老莫叔,我刚刚在镇上参加了会议,现在开展党史教育,你这双倍党费的事,要好好宣讲!”

老莫的泪水,终于流了下来:“老兵永远心向党。我要好好讲讲咱们老兵的故事!”

欧阳华丽



“她”(塔)在心中 周超华 摄

美文|阅读|

邂逅四月天

谢沁宏

“四月清和雨乍晴,南山当户转分明。”午后,我在阳台上倚栏远眺,眼前的这一片明丽让人惊叹。

瞧,那一朵一团的白云,像绽开的棉花,像翻涌的浪涛,像玉饰的高墙,像悬立的蘑菇岩……它们轻轻悠悠的,在湛湛湛蓝的天空中徜徉着。蓝天下莽莽的山野笼罩在金闪闪的光芒中。那耀眼的绿直逼得人分不清是什么样的繁树丛林,又是什么样的稼禾田地。

芳菲人间四月天,不负春光不负卿呀!这样的时节总关乎许多美景、美事、美人和美文,怎不叫人神往呢?

小区一楼车库里,住着一对老夫妻。奶奶中风了,落下偏瘫的后遗症。爷爷每天给她翻身擦洗,喂饭喂水,从早到晚精心伺候着。空了还帮奶奶按摩,整天围着奶奶转,没有一天不忙的。

在爷爷的努力下,躺了几个月的奶奶病情有所好转,可以坐轮椅了。天气好时,爷爷推着奶奶晒晒太阳,看看上学放学的孩子,奶奶一脸的满足。再后来,奶奶在爷爷的搀扶下可以走路了。不到半年时间,就可以独自走路,虽然拄着拐杖,但常常看到她一脸的笑容。小区门前是条河,

故乡人特别喜欢香椿树,只要一旦确定了一家人的居住地,就会在屋前屋后栽上许许多多香椿树。香椿树生命力茂盛,易生根也易发芽,它的主杆修直,皮粗肤黑,就像淳朴的故乡人一样,不修饰也不造作,朴实无华,故乡人视其为吉祥树。

清明到谷雨之间,香椿树一天一变。黑乎乎的枝丫上,冒出尖尖的、肥硕的、嫩嫩的红芽,远远地看去就像燃烧的火炬。三月的阳光从椿芽的叶片上滑落下去,它不愿意在嫩嫩的幼芽上久久停留,担心自己的温度会伤了嫩嫩的皮肤。温暖的气息里,椿芽散发出特有浓郁的香气,沁人心脾。这时,母亲常会吩咐我去掰椿芽。山里的娃,自小爬树,再高的树都爬得上去。十年的香椿树,远远高出屋脊,我像松鼠一样,手脚灵活地爬上树去,香椿树质地绵软,树越高越担心它断裂。我在丫杈和芽之间试着去掰,实在掰不到,就掰一个丫杈,把嫩椿芽敲落于地。香椿芽不怕掰,越掰越旺。母亲烧起了铁锅,等着我把椿芽带回家去,她要给用椿

徐宇

每天都是好日子

王丽

见风长的椿芽

此时,心儿蹦跳着只想出去转转。

走出电梯,我张开双臂做了一个深呼吸。真好!阳光不瘟不火,风儿不疾不徐,像母亲温厚的双手,又如那馨香的怀抱,令人着迷。

阔步向前,头顶上有阳光透过树梢洒下来,落在青石砖铺成的林荫道上,开出了斑斑点点的小花儿。路旁的树叶上泛起油亮的光晕,仿佛律动着的精灵。茂密的树丛中不知名的小鸟在自由高唱“咕咕——咕——咕”,当然也有积极应和着的“咕咕——咕咕咕”。忽的传来声响“唧——”,棕榈树上直窜出来一只

他们常去河边散步。奶奶走得慢,爷爷常常走两步就停下来等等,或者折回去牵着奶奶。太阳的余晖落在两位老人身上,显得格外动人。

有一次我跟爷爷攀谈起来,禁不住好奇地问他:“照顾奶奶这么些年,日子一定过得很辛苦,您没有一点抱怨吗?”“我是幸运的,起码还能跟她在一起。”爷爷一边说,一边看着奶奶:“有她在一起,用心把日子过好,感觉每天都是好日子呢!”

老家有一位老奶奶,快九十岁了,身体还硬朗得很。每次我回老家都会去她家看看。奶奶习惯了一个人

芽给我们炒豆豉或炒鸡蛋吃。

故乡的山湾,野草丛生,乱石嶙峋,荒芜的坡上长着与香椿树极为相似的漆臊子树(故乡人对漆树的称谓)。那时我们年龄小,觉得漆臊子树就是野香椿树,大伙儿跑上前去,拽住漆臊子树的丫杈,掰下漆芽,漆浆涂染了一手。然后就是周身的皮肤烧灼、奇痒难耐。母亲问我是不是碰漆臊子树了,我说掰野椿芽了。母亲接连两声叹息:“糟了,糟了。”连续几天,我的眼睛肿得见不到一丝光亮。不知母亲在那里学到的土办法,让我每天早早地起床,用一根木棍子猛敲香椿树,嘴里不停地嚷着:“椿芽树,椿芽树,你养了一个起脓包,你不敢教我来教。”连续七天,我把椿芽树打得“皮开肉绽”,我土漆过敏的皮肤才慢慢地好了。

故乡人,不习惯把自家土地里生长的东西拿出去倒卖。父亲常说:“见风长的东西,人根本没有流一滴汗水就能得到的,如果拿出来讨价还价,太没有人情味儿了。”这是山里人最注重的“真情”。

椿芽红,椿芽香
椿芽如月醉故乡

花鸟。它飞向高处,转眼之间就消失了踪迹。这时只听得远方有“唧唧喳喳”的欢腾,好不热闹!

粗壮的黄角树下,周围小区的爷爷奶奶们围坐在一起,有的下象棋,有的玩纸牌,还不时地爆发出笑语。满头银丝的王大爷斜坐在轮椅上。较之去年冬天,王大爷的面庞渐渐红润饱满。我挥挥手,他却不予理睬。走近才发现他在会周公呢。我不禁哑然失笑:怎能叨扰他的一帘幽梦?

十几步之遥的地方,两只打扮时尚的长毛狗追随着女主人的

住,还没见着人就听见她在唱歌。歌词听不清楚,但旋律很欢快。奶奶说,那是老歌,你们年轻人听不懂。

老奶奶豁达,什么事都想得开,走到哪儿,就把笑声带到哪儿,而且她的笑容极富感染力。常常有人向老奶奶打听长寿秘诀,老奶奶总是说:“把每天用心过好,莫操心那些没用的东西,保持心情愉快,什么都会好的。”老奶奶并不孤单,她养了一只狗,还有一群鸡和鸭,小院里每天热热闹闹的。老奶奶特别喜欢花,房前屋后都要种一点,尤其喜欢好看又好养的菊花。我只要有机会,就带些菊花的新

为何故乡美如画
只因故乡椿芽香
……

长大的我,也有了一份真情,有了一份爱恋。我也会给身边的人送上椿芽,一点小心意,也表达绵绵的情意。我每年给这个城里女网友送去椿芽,同时送上祝福。她也为我做了不少的事情,给我买了很多册文



莲 听松 摄

一生寻梦田野间
——致敬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院士

魏华

可听见 大地的呼唤,
可听见 小河的呜咽。

可知道 稻田在期盼,
可读懂 琴弦的思念。

禾下乘凉梦,
诉说您的深情眷恋。
试验田的种子
默默撑起一片天。

风拂稻浪,
记起阳光下您手捧稻穗的笑脸。
五谷丰登,
忆起您风雨中坚毅的双眼。

做一粒好种子,立于天地间。
挺直的脊梁压不弯,广袤大地把家安。

做一门真学问,赤子不畏难。
世界之问不简单,一生寻梦田野间。

脚步。它们不时用鼻子左嗅嗅右闻闻,脖子上的铃儿响落了一地叮叮当当。主人一路说说笑笑,悠闲地踱着微步。那高绾着发髻的和披散着发瀑的面容,都会在不经意间顾盼生辉。

穿过幽幽的林阴道,来到了小区外。动感十足的鬼步舞音乐回荡在广场的一角。几柱白莹莹的喷泉跟着一群小哥阿妹炫酷摇摆,招引了许多人驻足观赏。

我呢,直奔龙潭溪湿地公园,沿路细声浅吟:“……笑响点亮了四面风,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……”

品种给老奶奶,她都精心地侍弄着。到了每年秋天,老奶奶就会捎一袋晒干的菊花给我,闻着那香气,就能感觉到老奶奶的幸福生活。“如果早晨醒来,发现自己还活着,我就感到满足了,因为我又多活了一天。”这是奶奶常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
毕淑敏说过,“你的一生,不可能都是好日子——天天蜜里调油;也不可能都是坏日子——每时每刻黄连拌苦胆”。其实,日子是可以调和的,只要用心过,每天都是好日子。

学书籍,从邮局里寄给乡下的我,鼓励我写出更多更美的文字来。她的话如四月的阳光,温暖着我的胸房,我陶醉在这人间四月天里。“谢谢你的椿芽!”她认真地对我说。我说:“那是见风长的,说谢就见外了。”椿芽,故乡人的灵魂,在故乡的土地上疯长,它是故乡人最真实的写照,是桑梓最艳丽的烟火。